

论马克思生活世界视域中的人与自然关系

柳祥美

[摘要] 马克思生活世界理论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思想,为我们解决人类生存危机、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与自然之间对象性关系确立的方式是多元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真正原因;共产主义才是人与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

[关键词] 马克思;生活世界;现实的人;现实的自然

[作者简介] 柳祥美,湖南工学院人文社科系副教授,湖南 衡阳 421000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08)01-0014-04

对“自然之谜”的探索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从古至今一直是哲学研究的主题。由于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意识,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引发了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马克思生活世界理论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思想,无疑为我们解决人类生存危机、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这些启示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

我们知道,马克思生活世界观中的“现实的自然界”是与“现实的人”发生了关联的、被人纳入了人的生活范围的、对人有意义的自然,是作为人的对象、与人处于对象性关系中的自然,是能够展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的产品。正是由于这种自然蕴涵着人的本质和力量,可以说,它也就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的人,是对象性的人,是人的他在。既然如此,长期以来困惑人们的主客关系或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它们在人的对象化活动的基础上达到统一。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抽象的自然界”,借助于费尔巴哈的“对象性”理论和黑格尔的“活动”原则,在“对象性活动”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人与自然间真实的对象性关系,从超越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来领会和重建了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马克思认为,正是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以及人的“对象性活动”,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

这种关联同时也揭示了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以及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为此,他提出了人是“对象性存在物”、“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等表征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命题。

既然是“对象性存在物”,那么,人就必须以自然界为对象来表现和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和生命存在,因为“非对象性的存在是非存在物”,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了自然界这个对象,人就成为了无;既然“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那么,作为自然大家族中的一员,他必须摆正他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关爱自己的家园和其他成员,自觉地按生态自然规律行事;既然人是能动的类存在物,那么,他在保护自然生态平衡,维护其他物种生存权利方面,就有着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同时他还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改造对象世界,以此来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既然自然界为我们既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源,又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诸如人的智慧、情感、意志和审美情趣等,都是大自然赋予人的,同时自然还为我们回收了生活和生产废品,对于这样一个兼具能源资源库、精神粮库和垃圾回收站等多种功能的大自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细心保护和倍加珍爱呢?既然“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那么,试问有谁会愿意损伤自己的身体呢?所以,我们应该把自然界看作是与人的身体具有同样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像保护自身健康一样,来防止生态环境的损害;像治疗自身身体疾患那样,治理生态环境的污染;像增强健康意识那样,树立生态环保意识。

二、人与自然之间对象性关系确立的方式是多元的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对象性关系的确立,不是“绝对精神”外化的结果,而是“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的。当然,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人对自然的“占有”,并非西方现代化进程所采用的“非人的、动物式的占有”,而是一种“属人的占有”。既然如此,人确立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方式就不可能是单一的,而应是多向度的,即实践的、认识的、审美的等等。只有这样,人与自然才能建立起真正和谐的对象性关系。

首先是通过实践的方式占有对象。马克思说:“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1](P125)}正是由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存在,在实践过程中势必要把自然界纳入到自己的活动之中。因此,现实的自然界并不是与人无涉的,而是被人的“本质力量”中介过的。所以,马克思说:“人的对象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自然对象。”^{[1](P169)}马克思指出:“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1](P123-124)}可见,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使自然界“人化”的一种最直接、最重要的手段和方式,这是人对自然界的实在性的、物质性的把握。

我们知道,马克思生活世界观中的“现实的自然”有两种存在形式:实在的自然和观念性的自然。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P97)}这实际就把人的对象化活动分为两类:实在的和观念性的。这里的“现实地复现”指的就是实在的对象化活动,即上面所说的人对自然的实在性的、物质性的把握方式,亦即物质性生产活动。由于这种活动所处理的对象、所凭借的工具都是感性的实在,所以它不得不要受到实在的限制,不得不遵循外在的规律。由这种活动所创造的当然是一个感性的、能展示人的实在的或物质性力量的实在世界。所谓“理智地复现”,指的是观念性对象化活动,如理论的、艺术的、宗教的等精神性活动,由于这种活动所处理的直接对象是符号,如此使人摆脱了外在尺度的实在限

制,能够使人在更高的水平上根据自己的意愿创造出更符合自己本性的客体。马克思称之为“真正自由的劳动”。经由这种活动所对象化出的是一个能够展示人的精神性力量或精神境界的符号世界。

也就是说,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感觉、知觉、推理、想象等一系列精神活动,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也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把握方式,只不过是观念性的把握罢了。

对上述两种把握方式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历来主张,人与自然之间的实践性关系是人类把握自然的最基本的方式,是第一位的,至于人对自然的观念性把握的能力和方式则是在生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因为如果撇开实在的对象化活动这一领域,那么观念性对象化的客观性、内容及其发展都将无法得到科学的解释,因为符号本身并无内容,是实在的对象和活动使符号具有了意义和内容。马克思说:“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1](P126)}恩格斯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2](P329)}当然,实在的对象化活动的基础性并不意味着它永远是人生成的主要方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物质财富极大涌流之后,它必将让位于观念性对象化活动,因为后者更“崇高”和“自由”,是“真正自由的活动”。马克思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同时在这里,浪漫的马克思并未忘掉现实:“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3](P926-927)}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对人类理解和把握自然的审美方式的赞赏和推崇。马克思在《手稿》中多次提到自然的生态美,诸如,“最美丽的景色”、“矿物的美和特性”、“贵金属的感性光辉”、“太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等等。面对这种无处不在的自然美,人们应如何对待它呢?马克思在比较人和动物在作用于大自然所表现出来的差别时指出:人作为有意识的对象性存在物,他既可以按照

任何物种的尺度进行生产,也可以按自己内在固有的尺度进行生产,此外,人还应该“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无疑,马克思在这里给人类提出了一项重要的任务: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时,必须尊重和积极探索大自然美的规律,并把美的尺度贯彻到改造自然的行动中去,使大自然最终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这样,他就能在他所创造的美的“作品”中直观自身:人们通过反观自己的“作品”,应该从中体验到身心的愉悦,获得极大的快乐和成就感,提升自己的美感;从人们所创造的“现实”中,应该能体现人的生产的全面性的特点,应该能体现人的智慧与自然美感的完美结合。

从以上论述我们不难体悟马克思高尚的审美情趣:对大自然的赞美和关爱,对无视和破坏大自然美的行为的憎恨,对异化社会中因疲于奔命而无暇欣赏自然美和培植美感的劳动者的深深同情,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热情企盼。

然而,当我们环视现实的自然环境状况时,人们难道不应该深刻反省吗?正是现代的资本主义体系,将自然一步步逼迫成了单纯的有用性的聚集,自然一步步地变成了商品。就是在这样一个“万物商品化”的世界中,人与自然的本原联系变成了仅仅是有用和被使用的关系。就连人对自然的感性的审美经验的获得,也必须经过产业化的旅游来实现。这难道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吗?

三、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真正原因

我们知道,马克思生活世界中的“现实的自然”是社会历史化了的自然。费尔巴哈的自然观之所以是抽象的,是因为他撇开社会历史维度空泛地谈论自然的生成与演进,认为自然是孤悬于社会历史视野之外的异在,当然就谈不上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探索自然界的异化、自然生态环境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了;而马克思在创立他的现实的实践的人化自然观时,始终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去理解自然,在自然观上有着强烈的社会历史感。在马克思看来,真实的自然界只是在社会、历史、工业活动的中介下形成的现实的自然界,那种没有经过社会历史和社会实践活动的自然不是真实的自然。

在《手稿》中,马克思就以前瞻和深邃的眼光描述了在资本主义异化条件下,自然界遭到破坏、工人遭受蹂躏的情景:“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

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1](P133-134)}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4](P393)}可见,马克思在这里没有脱离特定的社会制度来抽象地看待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才导致对待自然界的极端功利主义。由此,自然环境的恶化、传统的人与自然之间亲密的存在关联的解体,已是在所难免的了。

谈到人与自然关系异化产生的原因,我们不由想到恩格斯的一段精彩描述:“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一个场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满意了,而不再关心商品和买主以后将是怎样的。人们看待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这样。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炭作为肥料足够最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纪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5](P519)}所以,马克思呼吁人们要真正协调被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所异化了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3](P926-927)}。可见,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大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的目标,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资本家所追求的单纯经济利益已经彻底吞没了自然生态效应和社会效应。

四、共产主义才是人与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

与旧唯物主义哲学撇开社会历史条件,空泛地谈论自然的演进不同,马克思始终是从人类社会历史的角度去理解自然。在他看来,自然观和社会历

史观是统一的：“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1](P128)}

既然自然观和历史观是统一的，那么，要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只有消除异化产生的根源，即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变革生产关系，才可能使自然界真正复活。

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下，自然界作为资本为一部分人占有，并与大多数的劳动者相对立，它体现的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而扬弃私有制后，自然界与人的关系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存在的基础。”^{[1](P122)}也就是说，只有在废除私有制后，人才能真正不是把自然界作为单纯的谋生手段，而是通过改造自然的对象化活动来发展自己的全面的才能。所以，马克思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P122)}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不再拘泥于“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这类抽象的思辨，而诉诸“生产力的巨大增长”、“普遍交往”、“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类现实的基本条件，认为只有在这些条件下，“异己的力量”才会被扬弃，人与自然才能达到某种现实的统一。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的盲目性对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破坏：“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6](P552)}所以，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才有可能“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P926)}。也就是说，合理地、睿智地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就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理想状态。

总之，马克思自然观中所蕴涵的生态智慧和审美诉求，在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今天，尤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当代意义，无疑成为我们研究和解决当代生存危机的指南。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胡彩芬]